

#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周明金

## 故乡的夏天

盛夏酷暑,炎热难耐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警报;空调由于电压低罢工了;疲惫的电风扇扇出的都是热风;冲凉也只能解决暂时的问题;几把蒲扇随着家的搬迁,早已不知去向;门前房后所有的只是楼群和发着白光、冒着热气的水泥路面,没有可供乘凉的树阴;汽车尖厉的笛声超过乡村树上的蝉的聒噪,搅得人们烦躁不安。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老家宅前庄后那一方形状各异、大小不一可供沐浴消夏的水塘,想起故乡的夏天。

30年前,我住在乡下。庄宅上树木参天,枝繁叶茂,遮天蔽日。夏天浓阴覆盖。吃罢早饭,早已农闲的人们陆续地搬板凳子或椅子,坐在宅沟边的树阴下,面朝凉爽宜人的一泓碧水,迎着徐徐吹来的微风,手摇蒲扇,漫无目的地扯着闲话。放了暑假的孩子们无忧无虑地掂一块塑料布或一张苇席,朝树下一躺,就见周公去了。树上的鸟儿停止了歌唱;蝉不知疲倦、无休止“知了……知了……”地叫着;怕热的黄狗紧挨着主人,趴在地上,吐出

“走一道岭来翻过一架山,山沟里空气好实在新鲜……”随着一段豫剧《朝阳沟》唱腔过后,开来了一辆电动三轮车。开三轮的是一位中年男子,四十岁左右,衣服破旧且脏兮兮的。长期的风吹日晒,赤铜色的脸上锈迹斑斑。与车上的女人极不般配:车上的女人,看上去比“车夫”年轻得多,眉清目秀,衣着干净整洁,一头秀发随风飘逸,脸朝后悠闲坐着,神情淡定,一脸的幸福。手里握着电喇叭,唱段的间隙,不失时机地喊一声:“修平房漏水啦——”音韵拖得很长!

自从有了平房房、楼房之后,就诞生了一个新行业——修平房漏水的。他们不需要专业培训,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含量,只要胆大心细,肯吃苦就中。他们的工作确实辛苦:穿街过巷、走村串户、高空作业、风吹日晒、脏、累、奔波……但他们的生活很充实:南下北上,只要有人群居住的地方都可以任意去来;一有活干,就有钱赚;没活干时,就这样休闲的转来转去。车上拉着心爱的女人——生活中的伴侣、工作上的帮手,播放着旋律优美的

儿时老家庄宅四面环水,东西两条水坝使庄宅与外界相沟通。两条水坝把宅沟分成南北两个水沟。宅沟宽约30米,深3米至5米。当年庄宅上住户多,喂养的牲畜也多,雨水把牲畜粪便冲进宅沟里,那可是饲养鱼虾的精饲料。宅沟里的鱼虾迅速成长而且肉质鲜美。因此宅沟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。

春天,沟边的树木旺盛地生长着,旁边斜出的枝桠是鸟的天堂。它们在枝头筑巢搭窝,生儿育女。粪便拉在水里,那是鱼虾的美食;和煦的春风吹落柳絮,漂浮在水面上,那是鱼虾的美味佳肴。鱼虾吃饱喝足之后,便开始产卵孵化,繁育后代。鲫鱼、鲤鱼把卵产在沟边的草丛里,累了就仰卧在一旁休息,一伸手便可捉到它们,但这时候谁也不会去搅扰,知道它们此时最需要的是呵护。

夏天,榆钱、槐花纷纷扬扬飘落到水面上,龙虾把它们当作点心,享用之后,便浮在水面上小憩。白的鳊鱼、黑的草鱼、红的鲤鱼、青的鲫鱼、金色的黄鱼,还有晶莹剔透、二寸来长的虾……宅沟是鱼虾的世界,它们自由的生活,快乐的生活。

劳累的人们,午间借助沟沿树木的浓阴,坐在水边石砌的台阶上,把脚伸进

长长的红舌头,“哈嗤、哈嗤”地喘着粗气;拴在沟边的水牛把整个身子埋在水里,只露出弯弯的、罗圈似的两只角,偶尔把头抬出水面透透气,牛虻无处可叮,只得在水牛潜水的上方,“嗡嗡”乱转;鱼儿在浓阴遮蔽的水面上探出小脑袋,争抢落到水面上的“食物”;鸭子蹒跚着上了岸,卧在树阴下细细梳理还闪着水光的毛发。

临近中午,孩子们睡醒了,伸伸懒腰,一个猛子扎进水里,腾起一片水花,叫着孩子的小名,嗔怪道:“炮子子(故乡的水珠,四处张望,发现没有危险,又慢慢地潜入水中。没有被树阴覆盖的水面,被三伏天的日头晒得烫人。孩子们从水里钻出来,忍不住烫,迅速拨拉着水面。受惊吓的鱼儿跃出水面,此起彼伏,水沟里旋起了朵朵白花。逗得大人们开怀大笑,叫着孩子的小名,嗔怪道:“炮子子(故乡的方言,该枪打的),还不快上来!孩子们只顾疯玩,根本就不在乎大人的呼唤。男性的大人们看到孩子们像一群鱼儿似的游来游去,也许是热了,也许是挡不住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充足的时间做水上功课:捉鱼摸虾、打水仗、练习游泳——我游泳的本领就特别高:五、六十米宽的宅沟,我一个猛子从这边钻到那边(潜水);我能静静地躺在水面上,四肢岔开,肚皮露出水面,几分钟不动一下(仰泳);一百多米的水塘我可以晃几个来回(蛙泳);水中倒立我最拿手;不光能笔直上下,还能倒着跳芭蕾舞。只可惜那是没被眼尖的教练发现,不然我早成为出色的游泳健将了。

夏天是漫长的、闷热的、枯燥无味的;但我记忆中故乡的夏天却是短暂的、凉爽的、趣味盎然的。遮天蔽日的浓阴下,是我人生的第二课堂;清风徐来的宅沟是我儿时的乐土;清激凉爽的沟塘是我锻炼身体、练习游泳本领的天然游泳场;大人们说笑、逗乐伴我健康成长。那抑扬顿挫、清脆悦耳的鸟叫声与歌唱家的歌声不可比;那“知了……知了……”的蝉鸣是让丝竹管弦为之逊色天籁之音;那罗圈似的水牛角撞住了我童年美好的记忆;那栀子花般的跃鱼儿,牵系着我对故乡深深的思念;那一群群鱼儿似的戏水儿童是定格在我脑海里的胶片;那吐着舌头“哈嗤、哈嗤”喘气的黄狗是我欣赏过的美丽画卷。

夏日炎炎,往事悠悠。记忆中故乡的夏天清晰如昨,是那么凉爽、惬意,令人神往!

干。是吧?”邻居不好意思再讨价还价,爽快地说:“说个价吧!”女人说:“修平房漏水的不是俺一人,平房漏水的也不是你一家。给别人修一间房顶一百二,俺大哥你是实在人,算是交个朋友,留个念想。三间房顶你给三百好了!千万别往外说俺少收了你的钱,不然今后俺们的生意就不好做了!”说罢莞尔一笑,邻居慷慨地付了钱,还一再挽留夫妻俩吃中午饭。男人收拾停当,发动车准备离开,女人麻利地跳上车,满面笑容地挥手告别,手中的电喇叭响起了豫剧《李双双》的唱段:“走过了一洼又一洼,洼洼地里好庄稼,俺社里要交电线架,架了高压,架低压。低压电杆两丈二,高压电杆两丈八。安上一个小马达,得得嘞嘞把车拉……”

目送“修平房漏水的”夫妇渐行渐远,望着绝尘而去的电动三轮车,听着旋律欢快的豫剧唱腔,我打心底里羡慕:羡慕他们无言的恩爱;羡慕他们舒心的快乐的生活方式;羡慕他们的劳动价值;羡慕他们别样的幸福……

他们让我明白了幸福竟是如此的简单!

撮了一桶通体透明、二寸来长的大虾——足足15千克。放锅里一煮,像一个个红玛瑙,推到荻箔上晒干,备作年关招待客人。秋天,宅沟成了我们收获水产品的渔场。

那时的冬天特别寒冷。雪下过后,凛冽的寒风便呼啸而来,小雪下过,大雪如期而至,水上结了冰。到了“三九”天,冰厚得可以走人时,宅沟又成了我们天然的溜冰场。一开始,我们只在沟边试探性地滑来滑去,一旦发现有危险,便肆无忌惮的满世界的滑起来。这样的日子大约持续两个月,我们乐在其中,陶醉在其中。

欢乐的童年是短暂的。上初中、读高中、参加工作,远离了生我养我、给我欢乐童年的村庄。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,统一规划了居民住宅,人们相继迁出庄宅。万方水库肩负起全村人灌溉及用水的重任,代替了宅沟,宅沟从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为了扩大耕地面积,宅沟被填平改造成田,种上了庄稼——宅沟永远地消失了,回老家也再难寻到宅沟的踪影。可宅沟已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,擦不掉、抹不去。因为它给了我童年时无穷的欢乐,伴我快乐的成长,给我留下甜美的、永恒的回亿!

周明金 河南省固始县人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信阳市作家协会会员,信阳市散文学会理事。

先后在《中国作家网》及全国各级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200余篇。其中,《表叔》、《一杯苦丁茶》被收入到2006年《当代散文精选》(中国戏剧出版社),《同在灯光下》被收入到2009年《新世纪精美散文随笔选》(大众文艺出版社)。出版有散文集《淮岸花香》。



## 心献新县

7月1日,信阳市散文学会在革命老区新县举办“红色故里、绿色家园”散文创作笔会。我作为新增补的理事有幸参加了这次笔会,近距离的接触,三天的耳濡目染,我感受到了新县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巨大的感召力。

载入史册的新县:红军的故乡,将军的摇篮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,这里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、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、坚持大别山红旗不倒的中心地、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落脚地。先后诞生了红四方面军、红二十五军、红二十八军等主力红军,培育了许世友、李德生、郑维山等43位叱咤风云的共和国将军和50位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,献出了吴焕先、高敬亭等5.5万优秀儿女的宝贵生命,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 and 将军县。新县人民继承和发扬老区的光荣传统,艰苦创业,开拓进取,发挥山区优势,突出自然特色,打造出独具魅力的红城。

瞻仰了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,凭吊了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,参观了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、省委旧址,拜谒了许世友将军墓及故里……心灵一次次受到洗礼。

目之所及的新县:山雄、水秀、林茂、峰险、石奇、道玄。

近水知鱼性,近山识鸟音。我与新县山水又一次有了肌肤之亲。

山势险峻,奇峰突兀的金山山,山峰拔地而起。一路拾级而上,不知名的野花小草,苍松翠柏,遍布道路两旁。白色花岗岩砌成的甬道一直通向山顶。山门外的护栏按天干地支及五行相配,取意天地万物相克相生,互为依存。进入山门,陡峭逼仄的台阶通往主殿,护栏雕刻八八六十四卦图,更能让人感受到周易的博大精深和先贤们的睿智。站在金山之巅,帝君大殿前,远眺天上云卷云舒,俯瞰脚下层峦叠嶂;聆听松

## 槐花飘香母亲节

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步履蹒跚而至,像满头染霜、腿脚不稳的老奶奶,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来。

此时,满树洁白的槐花为了迎接母亲节的到来,经过一年的精心准备,绽放得如此灿烂。一嘟噜一嘟噜飘逸在树梢,像老母亲银白的头发飘拂在饱经风霜的额头上。

槐花散发着醉人的清香,就如同母亲精心张罗的一日三餐美味佳肴,让人垂涎欲滴。

年年槐花飘香时节,大都在母亲节前后,城里人不惜以昂贵价钱购买“康乃馨”敬献给为子女呕心沥血的母亲;质朴的农村人则把成筐、成筐的槐花送给母亲,不是为了表达敬意、谢意,而是嘴馋,渴望母亲能以传统的方法做一席槐花菜、槐花馍、槐花面疙瘩……以饱口福。母亲满心欢喜地锅前锅后忙碌,当飘香诱人的槐花食品端上餐桌的时候,母亲则像凯旋的老将军,坐在一旁,欣慰地看着子女饕餮——母亲爱的就是这种氛围。母亲爱的不是子女的赞美,而是无拘无束地吃相;要的不是金钱、地位,而是团聚时的温馨、和睦——母亲是最容易满足的!

五年来,每年槐花飘香时节,我的心都会潮湿,像那清晨挂满露珠或雨滴的槐花,沉沉地——母亲辞世已五年有余了!

母亲生前压根就不知道她还有自己的节日;子女们也从没给她献过花,甚至一句温馨、祝福的话都没有当面对她说过,但母亲从不计较。她不奢望子女能给予她丰富

地吃穿住用,而是盼着子女能常回家看看。垂暮之年的母亲身体多病,骨瘦如柴,常年吃药打针,病榻上的她对天伦之乐渴盼日甚;弥留之际依然操着我们姐弟七个家庭的心。他能清楚记得我们姐弟七个的生日,结婚纪念日;能记得孙子、孙女的属相;却不记得她自己的生日。她和千千万万母亲一样:为子女操劳得多,为自己想得少!

母亲料理生活精打细算。无论丰年、歉年,还是“糠菜半年粮”的荒年,她都能让我们填饱肚子;野菜、榆树叶、槐树叶,母亲都能做成保命的饭菜。虽然清贫,却使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饥荒。母亲使我们对野菜、榆树叶、槐树叶产生了感情,至今还不能遗忘。

母亲做槐花食品很专业,不管是蒸还是炒,都能给我们极强的食欲,让我们百吃不厌。槐花的根深深地扎在心底。我参加工作后,每年槐花飘香时节,回去仍然缠着母亲做槐花食品,不是缺吃的,不是闹饥荒,而是想找找从前的感觉,重温儿时的旧梦、回味饥荒时的生活……

五年来,每当槐花飘香时节,我都会想起我敬爱的母亲;想起母亲的音容笑貌;想起母亲的谆谆教诲;想起母亲的呕心沥血;想起母亲劳作的身影;想起母亲病榻上的痛苦……我记不住母亲节的具体时间,我只记得每年槐花飘香的季节,我把这一段日子都当作母亲节。我每天都在心里默默地为逝去的母亲祷告、祝福。

愿把这满树飘香的槐花,作为迟到的礼物献给天国的母亲,祝她节日快乐!

## 别样的幸福

戏曲唱段或经典的流行歌曲招揽生意——这样的生活才叫舒心惬意呢!

他们的生意并不好做。现在盖的都是楼房,首先讲的是质量。每层结顶都是混凝土浇筑的,怎么也不会漏水。需要修的是上世纪七、八十年代盖的平顶房,楼板结顶,不论怎么处理,楼板缝隙也难免漏水。因此,也给“修平房漏水的”留了一碗饭吃。“修平房漏水的”逢集的时候,就这放着戏曲唱段或流行歌曲招揽生意。家有平房漏水的赶集时主动搭揽,价钱不需事先商定,修好之后根据用料多少、用时多久讨价还价,修好一顿午饭。

前几天,我邻居的平房漏水了,从街上请来“修平房漏水的”。也是夫妻俩,外地口音。男人胖墩墩的,干活十分卖力,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女人高挑个儿,笑容满面,齐颈短发披垂着,青春靓丽,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水

## 远去的二娘

不久,土地改革,被划为“地主”的二伯、土地、房产、家当,全部充了公,成了“共产”,二伯、二娘也成了被“专政”的对象。昔日的荣华富贵顷刻变成无产阶级,二伯息火攻心,无疾而终。撇下二娘和三个孩子,孤儿寡母的日子水深火热。

政治斗争高潮迭起,被称作“地主婆”的二娘受尽凌辱和虐待;戴高帽子游队;跪碗炸子;批斗会上“罗圈”;做义工……二娘受尽折磨,过着非人的生活。理由是:二娘跟婆两家都是“大地主”,是压迫和剥削人民的;二娘过着资本家的生活,挥金如土,还让两个丫鬟伺候着……

随着精神和肉体双重打击的二娘,为了孩子,忍辱负重艰难地活着,一直到党为她摘掉“帽子”。获得新生的二娘子孙满堂,本来可以尽享天伦之乐,颐养天年,然而二娘老了,身体老了、精神老了、思想也老了。精神支柱也倒了:十年间,大哥患“食道癌”,小哥患“胃癌”,姐姐突发“脑溢血”,一个个都离去。留给二娘的是眼

泪、悲伤、割心一样的痛。土地革命没有击倒二娘,因为有二伯作支撑;二伯的早逝没有击倒二娘,因为有子女就有希望;政治斗争没有打垮二娘,因为孩子们是她的精神支柱、生活的靠山。哥哥先她而去,二娘彻底崩溃了、垮了、服了,她认为这就是命!

其实,二娘一直都是善良的,扶贫济困,散财布施。即使最风光的时候,也不曾以富欺贫、恃强凌弱。她经常教育子女“与人为善就是与己方便”;“舍给饥人一口胜过赠给富人一斗”;“宁可雪中送炭,不去锦上添花”;“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”;“勿以恶小而为之,勿以善小而不为”……我小时候,兄弟姐妹多,父母照顾不过来,二娘就把我领到她家抚养,视为亲生,一直到我上学才离开二娘。二娘的耳提面命,使我懂得许多做人的道理。几年的耳濡目染,我学会了与人为善。然而善良的二娘并没有得到好报,倒是常常被人欺负。

后来我上完小学、中学、高中,参加工作,由本村到外村、到镇上,闲时不忘去看看二娘,二娘每次都是喜出望外。我无力替二娘分忧解难,倒是垂暮之年的二娘依然时时惦记着我,不然,二娘临终的时候为什么还叫我呢?

我心忙忙后帮料理二娘的丧事,想早点最后的孝心。中秋节的前晨,是二娘下葬的日子,天下了小雨,温度也突然下降了许多,阴冷阴冷的。我不由得想起二娘这一生,正像这天气,先晴后阴,还不合时宜地下了雨!

要出殡了,二娘从冰棺移到棺材时,我负责垫火纸、铺被褥,“请”二娘就寝,穿衣服整容……我慢慢地做着这一切,一是怕惊扰了二娘的好梦;二是想多看一眼二娘。二娘的眼半睁着,也许是临走时我没在跟前,她还四处寻找!二娘的嘴没合上,可能还有话要交代!一切都晚了——棺盖盖上了,由16个壮汉抬着上了路。白幡飘飘前面引路,喇叭呜呜后面送行,冒雨送葬的队伍排的老长老长,哀哀戚戚,悲悲切切!

我眼里在流泪,心里在祈祷,祈祷二娘那边别再受罪。

二娘终于又能和二伯重逢了,又能和子女见面了,一家人团聚之后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呢?二娘走了,永远地走了,去了极乐世界!